

他们，都去了彼岸写作

邱 闯

文人所得最大的奖掖，是留名。人以诗文留传，名以佳作弘扬，即使不曾闻达于当时的文坛，文朋诗友酬唱应和、赏梅煮酒间总会留下名号故事，有的自然是雅闻，有的是趣闻，即使尴尬侧闻、私密逸闻也自然因为往来无白丁而有了白纸黑字。

我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爱上文学，虽然断断续续，更像个文学票友，数十年也算不抛弃不放弃，无甚出息，更无甚得意。发表、获奖、出书，都只是热爱文学的副产品，当然有人认为是“成果”也可以成立。文字的诱惑是长久的，做一个文学爱好者其幸运感和幸福感是远远超过诸如“作家”“诗人”之类名号的。可是，往往像青春逝去无复再返，那种激荡内心的文学蛮力渐渐沉重，文学香味也渐渐消淡，又要闷中又要肆外，又要闪避又要直击，其间苦甘，入骨侵髓，但有一种安慰却是绵长而温软，即是文友情谊。

在文友之间，远胜职场官场以及各种名利场的，是文友的情谊和平等。虽有年龄上的长幼之分，也有学问上的高下之别，有名望上的大小之判，有喜好上的雅俗之选，但一经文学二字调和，便鸡尾酒似地，便八宝粥似地，混同一气，不分，才更有味。古今中外莫不如是。当然，如今这种文学关系是有变味的，大大变味的，也有继往的，努力继往的，但这都不是文学的缘故，文学从不意欲教会人奸诈、市侩、功利、冷漠、残酷、愚鲁，倒是从来只与这些相区隔相对立。

所以，我也就和失落的一群一样，尤其怀念当年的文学关系文友关系，尤其夜深人静或天朗气清，常自怀念那些逝去的面容，那些留在纸上或记忆中的名字。

新年第一天，听闻李建树老师走完了83年的人生路，休止了。因为安厝于正被疫情封控的北仑，要想去凭吊一番也便不可能。对“不止于米、相期于茶”者而言，李老师走得匆促了，但寿终正寝，却不是个太令人悲伤的噩耗。

回想李老师温和儒雅的面容时，也总会想起那个在宁波文坛闪耀过和我文学记忆中驻留着的文朋诗友、前辈长者，孙铤、周时奋、王毅、江南梅、蒋文生、毕东耀、傅仲际、周长城、杜熔、赖咪咪、杨雁，当然，也有些如星芽般划过宁波疆域的文学同好。他们辞离人世，抛却肉身，如今安在呢？

每一个名字，都是一个故事，

有他们的高光时刻、灵动瞬间，也有值得叹息或唏嘘的人生曲折。那些年轻的面孔、敦厚的面孔，那些温谨的面孔、儒雅的面孔，那些睿智的面孔、刚毅的面孔、诙谐的面孔、沧桑的面孔，闪现如昨，依旧鲜活，就好像并未天人永隔，只是寄居于一个桃红柳绿或者天蓝水清的处所，作文吟诗。

有些人不一定活在“名人辞典”，却活在“人”的心中，有些人，众人皆将忘却，而我萦怀勿忘，有些人短暂出现，于我也仅数面之缘，印记却刀刻斧斫。有些回忆是一种负罪，有些回忆也可以是一种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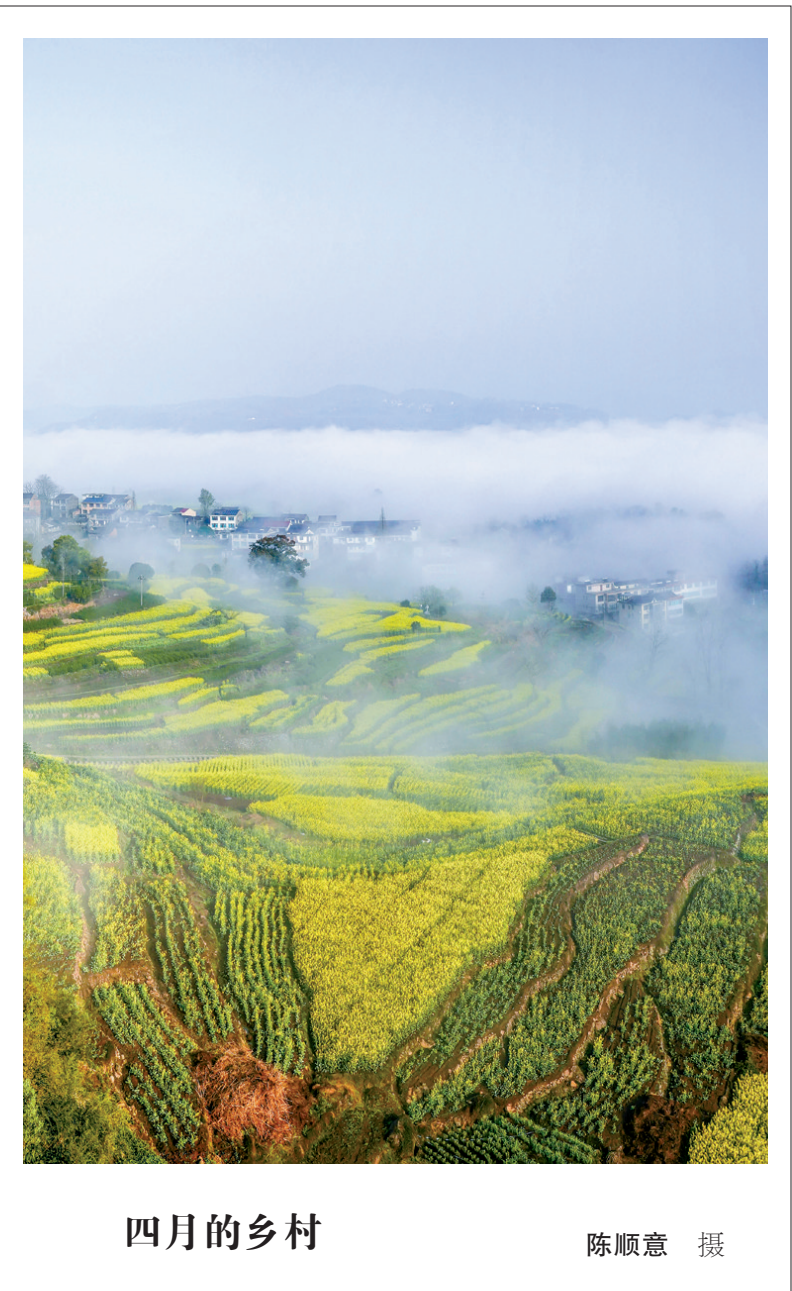
他们见证历史、抒写历史，他

们成为历史、改变历史。他们苍茫于宇宙，灵魂得自由。

我不愿意将他们比作星星，因为星星多么苍凉、寂寞和穹远，我宁可相信他们是光，是一种加持人间的能量。

他们那飘忽而遥远的背影，正一点点带走我们残存的易忘的记忆，人生的或文学的记忆，就像我们也终将带走对他们以及这个世界的记忆，这有遗憾，却并不悲伤，尘世有常，总不穷极。

我想，他们，或许正在遥远的彼岸写作，依旧是我记忆中的那番模样，但也许这彼岸并不遥远，只是时空维度不一，他们不过是以我们不能肉眼所见形式存在而已。



四月的乡村

陈顺意 摄

古意今春向新天

浦 子

在疫情笼罩的春天，与三座葱茏的山、一条清冽的溪相遇，是幸运的。

山是跃龙山、飞凤山、崇寺山，溪是洋溪。三座山之间的宁海县城已有上千年的建城史，而这条穿城而过的洋溪，又何止千年万年。

踩着一路春光，与文友相携踏青。同行的小黄是城市规划设计行家，他说，古代人建城讲究五行阴阳和风水学，蕴含了对于理想环境的科学认知。“东西两面白岙山、崇寺山遥相对峙”，古宁海县治建在一个中间高南北低斜的小山坡上，南环大溪，水势蜿蜒，既利于排洪，又利于防守。明朝万历十年（1582年），宁海县令黄淳在跃龙山上主持兴建了一座文峰塔。而在更早的宋代，除了规范的县治建筑，还建有振名坊、擷英坊等十一坊，妙相寺、城隍庙、放生池、靖边侯庙等。历代知名的景观筑榭亭、舫斋、蒲湖，以及私家园林龚氏梦园等，各有所长，景幽境美。

“永嘉靖中，倭寇入寇”，县令林大梁请筑城墙。先是五门，靖海门、迎薰门、登台门、拱辰门、望阙门，清时又增了登瀛门。城墙外挖了新的护城河，通城门处架设吊桥。一横两纵构成主要街巷丁字骨架。

县城的商贸集市分布在大米巷、小米巷、市门巷。清末时有名号的米行就有十三家。知名的街巷有：三坊墙巷、柏屏巷、北袁家

巷、北蔡家巷、避司弄、文明巷、龙灯墙巷、八士巷、蔡家巷等。

文峰塔下，我的耳际回旋着诸多文人雅士的吟咏之声——

首先是明代诗人潘深的《登跃龙山》。诗曰：行尽空林到水源，入春天气鸟能言。远山晴日飞苍鹭，深壑回风答众喧。寂寂禅僧栖怪石，行行樵子向孤村。独怜千里登临处，回首烟云非故园。

来到县城西边另一座名山崇寺山（清泉山）时，脑海又冒出方孝孺在《游清泉山记》中的感慨：“然人于高远诚得奥美而乐之，则其乐有不可既者，世顾莫肯自至，而每用心卑且近者，何也？以易至者为足乐，夫岂天下之真乐哉？而予于此游也，岂不足为学道之戒也哉！”方孝孺何以成为“天下读书种子”，乃至中华民族的脊梁，盖因其情怀高阔，所识见、所抒发的，乃常人之未见、常人之不不发之情。

国画大师潘天寿也爬过家乡的山峦。1921年暮春，他写了《独游崇寺山桃林》六首，我特别欣赏其中的第一首。诗曰：菜花黄绽鸢儿翻，苍色绿明豹子斑。正是江南风景好，寻春一笑便登山。

在崇寺山上，我们能看到西门内的柔石故居。故居不远处，是正学高小。与潘天寿一样，柔石也在这里做过教师。不久，他到上海和鲁迅先生一起投身新文化运动，最后成为全国闻名的“左联五烈士”之一。他身上的正气骨气，就是由

这里的山岚水气滋养的。

往事越千年。在宁海建县开始的漫长岁月里，县城的布局基本未动。新中国成立初期，这里几百年的城墙因种种原因被拆除，而街、路、巷依旧。

然而，弹指一挥间，宁海县城前所未有、不可抑制地变化了——路宽了，楼高了，桥多了，商贸城出现了，学校、医院、花园式住宅小区一个接着一个，一座开放式、生态化的现代山水城市蔚然成型。这些年里，随着中国（宁海）徐霞客开游节和成功申报“5.19”中国旅游日，宁海的知名度、美誉度有了显著提高。此外，宁海平调的耍牙、十里红妆、泥金彩漆工艺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大放异彩。

在跃龙山上，宁海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副局长徐伟忠指着山脚的洋溪水，向我们描绘了县里“三山两岸”工程项目的蓝图：

从洋溪引水入城，恢复老城区的历史水系；保护、整治现有河泊，恢复原来在桃源河上的泥桥、永春桥、桃源桥、步云桥、春浪桥，精心保护老井、典当铺、商行，建成二十多平方公里与传统街巷风貌相协调、具有历史记忆的规划区域。

在跃龙山东边，我们看到隔溪而立的飞凤山。两山即将相连，目前有两个方案：一个是建成一座富有现代色彩的轻型的人行桥梁，如彩虹一般飞架两山；另一个是在溪河上设计过溪石墩，这是贴近自然的亲水设计。

到底哪一种方案更好些？大家七嘴八舌莫衷一是。

我们一路走过飞凤山，走过崇寺山，走过霞客体育公园，踏上徐霞客古道，夕照耀眼，余晖脉脉。我们的心思，由古至今，一日千年，再往前想想未来，盈盈喜气笑意，禁不住就跃上了眉梢。

初识龙兄，是在10年前的“千里走宁海”。那是自2012年起，由宁海县体育发展中心牵头举办的大型徒步活动，每年从重阳菊花斗霜走到次年油菜花吐艳，我和龙兄、阿路他们，都是被“老大”秦天选中的志愿者，负责维持秩序、后勤保障等工作。这是个多么有意思的活动啊，每月一趟，每趟十几二十公里的路程，沿途总能遇到当季最美的风景，捡到不一样的欢乐，还有一批志同道合的志愿者；我们在满山红叶里健步如飞，也在一路泥泞中把落队驴友背到终点，还搭过老手的顺风三轮车。行走山水间，所有的琐碎与烦恼，都能在大声说笑大口喝酒时烟消云散。

我敢说，志愿者中间笑声最大的，就是我们的龙兄了。我和龙兄搭档数次，这家伙，一路都能遇到熟人——从五六十岁的“老驴”，到二三十岁的后生，看到他，肩膀一拍，叫一声：龙兄。此时，龙兄往往会一摸腰间，拔出一瓶二锅头：兄弟，活动结束餐间酒来点饮？

是的，龙兄好酒，他喝酒就跟别人喝矿泉水一样，直接往嘴里倒。他酒量不是很好，但酒胆特大，酒风也特好，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要想兄弟喝得好，首先自己先醉倒。”而且只要是酒都不挑——啤酒、瓶装白酒、番薯烧都可以。走到终点，交了差，饭菜一上桌，就掏出酒瓶，一口饭一口酒，再一头倒在地上，呼呼大睡。龙兄睡觉有个特点，无论是晒场还是粮库，他都能睡得昏天黑地。任凭外面吵翻天，任凭驴友们摇他拍他往他头上插鲜花，他统统不管，呼噜声打得震天撼地。

生煎的诱惑

柴 隆

上世纪80年代，长住在青岛的外婆来宁波探亲，盼望的不是她带来日清饼干、德国蒜粉、力士香皂，而是她一到，总会掏钱吩咐我第二天去买生煎当早餐，且豪气十足：钢精锅子全填满，让全家吃个够！对于宁波的生煎，外婆是念念不忘的。

从前，一到周末，大家伙儿都想买个生煎来改善生活，生煎店门口排起一条长队。这种跑腿的事情，一般由小孩子包揽，拎只钢精锅子，一路兴冲冲地跑下楼去。

排队的长龙蜿蜒着，西北风吹吹，想到生煎的美味，也心甘情愿地等上半小时。可最不幸的事情则是，等你好不容易快熬到了，前面的老爷爷，把平底锅内所剩的生煎席卷一空，临走，不忘给你一个小意：“小阿弟，不好意思嘛，今朝礼拜天，孙子孙囡过来，人多！”

碰到这档子“翁中”事体，翘首以待的顾客，总有几个翻起白眼，我也只能强忍郁闷，迎着西北风，闻着香气，咽着口水，继续欣赏生煎师傅炫技……

龙兄

徐巧琼

龙兄睡觉、喝酒、嚼麦饼都自带喜感，特别适合做表情包。大家老是调侃他，把他的图片跟网红PS在一块，发到朋友圈或者微信群里，各种骚扰不断。龙兄从不生气，哈哈一笑：你们开心就好。

同为志愿者的黄老师讲过一句话，叫“没有远航车子开不到的地方，没有缺牙龙爬不上的岩头”。讲真，龙兄的身手，在诸多驴友里，算得上是拔尖的。他喜欢岩降，隔三差五揣着麦饼、烧酒出门，再像只蜘蛛一样，把自己吊在悬崖绝壁上，最后配上《可可托海的牧羊人》，做成小视频发到朋友圈里。步步见景，柳暗花明，这视频，可是会勾人的哟。

同样会勾人的，还有龙兄的美食。据说爱喝酒的人厨艺好，龙兄也不例外。经常会在朋友圈里刷到龙兄的大鱼大肉，还专挑别人肚子饿的时候发。我们就故意不理他，谁知他又私发过来：今天我烧大餐，有两年的土鸡，过来一起吃啊。我嘴里说着不要不要，双脚却不听使唤，屁颠屁颠地走了20分钟的路，去敲龙兄

家的门。

去年三月份，正是本地洋芋初上市的时候，龙兄烤了洋芋，蒸了龙虾，邀大伙去尝尝。那天，喝足了小酒的龙兄特别热情，打开家里的每一扇门，向我们依次介绍：这是我的卧室，这是我儿子的房间，这是我爸的房间，这是我爸。介绍完之后，他又带我们去楼梯下，指着一堆土豆说：这是胡陈带上的洋芋，你们带点走。我们连忙说：不用不用，下次吧。

谁知道，再也没有下次了。三个月后，阿路联系我：龙兄走了。送别龙兄的那天，我们几个坐在一起，大家都心照不宣地没有提到龙兄。吃饭、喝酒、聊天，慢慢地，桌子上堆满了空空的牛栏山二锅头瓶子。最后黄老师酒瓶一摔，说了句：缺牙龙嘎好的人，居然就这样没了。瞬间，哥几个泪如雨下。

再过几个月，又到银杏树叶泛黄的日子，老大组织了一次爬山，大家能报名的都报名了。最近几年，志愿者们分散在各处，活动也少了。所以老大的每一次号召，兄弟姐妹们都格外珍惜。活动前一天，阿路说：咱们聚一下吧，今天是龙兄生日。我说好的，但有两个条件，一是别喝酒，二是别难过。阿路说，不会再提龙兄了，但酒还是要喝的。于是那天，阿路带来了一两瓶酒三四只锅，还有牛肉羊肉鸡内，我们五六个人吃到了晚上七八点，酒喝了，白谈也搓了，但大家都没再流泪。

我们想，龙兄肯定也是希望大家开开心心的；我们也相信，龙兄这个热情豪爽的汉子，也会在另一个世界里找到自己的乐趣。

当灶大师傅，都是眼疾手快的主儿，赶紧将油腻腻的木锅盖压上，再戴起手套把住锅沿转几圈。几分钟后揭开锅盖，油花啦啦地欢腾，撒上几把葱花、芝麻，那白白胖胖的生煎便出炉了，汤鲜，肉嫩，底焦脆。这种生煎店里独有的烟火风情，如今少见。

生煎，需用半发酵的面团，这是关键。面要发得好，松软适口，不紧不松。肉馅是肥瘦肉按三七开比例搭配，不掺肉皮冻，也得掺水，否则馅子吃起来会太干，最好加点白糖，用来吊吊鲜气。

掌握如此要点，将馅子包进，煎熟后的肉馅，就被一包溶化了的肉汁包围。咬破皮子，汁水喷涌而出，又烫又鲜，欲罢不能。吃完皮子再吃肉馅，最后吃生煎底板。那底板已经煎成焦黄，略厚实，硬得恰到好处，混合一点肉味和菜油香，一咬，嘎嘣脆。这是许多人偏爱生煎的缘故。

如今，味道总被冠以“老”字，刻意被怀旧，抒发往日情怀里的飘渺虚空。在酒楼宾馆尝到过生煎，在经历一道道大菜之后，作为一道点心，略显粗鄙油腻，周围酒足饭饱的人们哪有胃口去发掘它本质的美味。于我而言，生煎的诱惑不减当年，抛却那种敷衍的快捷，愈加怀念那些藏匿于街角、弄堂的生煎店。

说：“让你品尝一种很特别的茶，叫虫茶。”

师兄先在杯子里倒好水，然后放入适量虫茶。我看到虫茶粒漂浮在水面，过了一会，缓缓下沉到杯底并开始溶化，释放出血红色的茶汁，还可以闻到诱人的茶香。师兄倒了一小杯让我品尝。我慢把茶汤喝到嘴里，稍微停留后，茶汤缓缓流过喉咙，感到味道醇香甘甜，沁人心脾。

师兄喝了杯，师兄开始科普。他说，虫茶又叫“虫屎茶”“茶精”“虫酸茶”“贡茶”“神茶”“龙珠茶”。它其实是茶，由幼虫采食茶叶后留下的粪便干制而成，因为冲泡之后色如茶水，故名“虫茶”。

后来我了解到，虫茶在中国的使用已有500多年历史，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就有记载：“茶蛀虫，此装茶笼内蛀虫也，取其屎用。”虫茶有药用价值，具有清热、祛暑、解暑、健胃、助消化等功效，对一些疾病有较好疗效，是热带和亚热带地区一种重要的清凉饮料。

师兄见我对虫茶有兴趣，便把剩下的都送给了我，同时还赠送了黑茶茯砖。我感恩华章师兄的深情厚谊，每次在文章中看到“虫茶”，便会想起在广州第一次喝虫茶的情景。

虫茶记忆

陈早挺

你喝过虫茶吗？关于虫茶的记忆，和一个人密切相关，他就是我杭州大学心理系的师兄魏华章。

在大家都为某种联系而建微信群的时候，我们原杭州大学心理系也建了一个群。我读大学时，杭大心理系虽然名声在外，特别是工业心理学在全国有很大影响，但心理系只是杭大的一个小系，每年招收的学生数量不多。我记得，我们89级两个班，总共才招生35名，其他届的招生情况也差不多。所以，我们这个系友群，总共才445人，没有超过一个群能容纳的500人上限。

系友群让原先分散在各地或者已经失去联系的系友、老师，重新聚集在了一起，关系亲近的，还会互加好友，由群聚转为私聊。

华章师兄是83级工业心理学专业的，自然也在这个群里。我和他相差好几级，原本并不认识，但我们互相加了好友。几番

聊天之后，发现我们有个共同爱好——喝茶。

一次去广州出差，华章师兄得知后一定要尽地主之谊，请我吃饭。我在广州的行程很紧，后来商定晚上他到我入住的宾馆看我。这是我俩在线下的第一次见面，一见如故，没有一丝拘谨和隔膜。

现在可以说说虫茶的记忆了。华章师兄因为爱好茶，最后转行从事茶叶营销，并注册了一家茶叶公司。他知道我喜欢茶，特意带来了茶具和好几种茶叶，要在我的房间里请我品茶。师兄的公司主要销售安化黑茶，但他请我品茶的却是其他茶叶，黑茶让我带回家喝。

那晚的茶聚中，让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虫茶。我喜欢喝茶也有些时日了，但说来惭愧，虫茶还是第一次听说，更不要说见过或喝过虫茶了。那天晚上，喝了几泡茶后，师兄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号密封袋，里面装着黑米一样的东西，然后神秘兮兮地对我